

# 巷底的奶奶

李晓佳

小时候,家里穷,住在巷底低矮的小楼里。记忆中,幼小的我总是连蹦带跳,几步就跑过那条长长窄窄的小巷,奶奶总是远远地跟在我的后面。她人矮,显得又着脚走路的两条腿分外碍眼,永远分明是一只脚向东,一只脚向西。

我不喜欢奶奶,特别是在喜庆的节日里。邻居的小孩都能领到压岁钱,而我却什么也拿不到。有一年除夕,我呐呐地开了口:“奶奶,给你拜年!”奶奶一边轻轻抚摸着我的头,一边笑着说:“压岁钱就免了吧,你拿了钱又会去买零食吃,吃零食对身体不好。”我撇撇嘴,心里想:“奶奶工资这么高,却不给压岁钱,真吝啬!”

奶奶的年纪越来越大了,她却常

常来看望我。夜里,巷底房子的窗棂小,屋里的迷离灯火照到巷子里,似可见,似不可见。奶奶看到灯亮着,步履蹒跚地走过去,轻轻地按下电灯的开关,嗔道:“大家要注意节约电!”

时光匆匆,我考上大学了,欣喜之余,却也担心自己的学费问题。一个烦闷的午后,父母照例外出工作,我呆在家里看书。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,我匆忙起身开门,邻居大声地喊:“晓佳,奶奶在楼下等你!”我一边下楼,一边嘀咕:“奶奶怎么来了?她因为年龄大,走路吃力,已经很久没出门了。”

在时光流转的巷底,我见到了熟悉而久违的奶奶,她穿件朴素的灰色衣裳,面容白皙洁净,她慢慢挪动着双

## 鸡笼火车站

尹文策

鸡笼火车站是个极普通的站,历史书上留不下痕迹,人们心中留不下口碑,但在我的心中刻下永恒的记忆。

小时候看了泉湖的铁路,觉得很好玩。有人告诉我,说马桥(即鸡笼街)有许许多多铁路排在一起,比泉湖的铁路好看多了。于是我吵着父母带我去马桥看铁路。母亲拗不过我,利用去鸡笼街赶集的机会,带我去了鸡笼街火车站。站内确有三股铁轨排列在一块,而且放眼一望两岸尖,觉得远处的铁轨快要重叠了,我惊叫了一声:“妈妈,火车开到那头就会开不动啦!”从此,我就立下了雄心壮志:长大啦,一定要去衡阳、长沙、北京,一定不让大姐姐小看我!从此,我的学习、劳动都以此为目标,时时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

可是,我心中的美好车站的形象,几年后在我心中烟消云散。事情的起因是,我父亲1959年去世,家庭顷刻落寂。大姐回家拿学费,母亲拿不出,就用麻叶和着少量的米粉,做成麻叶粑去衡阳出售,赚取一部分学费。那时鸡笼火车站早晚各有一趟客车赴衡,

早上火车在四点钟左右。我闹着要去衡阳,姐姐一个人夜晚在深山密林的小径路上行走也害怕,我年龄小,个头矮,可免费乘车,母亲借此满足了我的要求。

验票上车时,那验票的指着我要票看。我姐说,我弟免票。那人大吼一声:凭什么免票?我姐据理力争,说:“他不满1米1高,国家免票。”那人就打了我姐一拳。因为鸡笼火车站从候车室到站内上车,要爬石阶,我姐没想到那人野蛮打人,滚下石阶几级才停下,那把早已滚得一团糟。姐弟只得流着泪返回了家。我母亲上午去车站退票,我也跟着去了。我恨恨地磨牙,决心要记住那个人的长相,以后定要报仇。

一天中午后,我的一个亲戚病了,送到鸡笼街区诊所,医生的头像拨浪鼓一样地摇。要把病人往更高一级医院送,那时唯一的交通就是火车。我灵机一动,抱着碰运气的心情去了火车站,找那卖票的工作人员,他史无前例地破例卖给我三张票。我着急地问:离火车还有几个钟头?他立即告诉我,这里有一列货车直达衡阳,你找站长签

## 你我皆凡人

黄梅香

电影《无名之辈》,选择去看是因为豆瓣评分高,电影院里座无虚席。大家开始都在笑:保安马先勇,在工地上挖到了一把真枪,想把枪交给派出所,以求立功,能够成为协警。当年他曾努力办案,考试也通过了,却因为酒后驾车,造成妻子去世,妹妹瘫痪。一对初出茅庐的憨贼,凭着一把猎枪和一辆从别人那里抢来的摩托车,去抢劫手机店,明明隔壁就是银行,可是他们不敢,因为银行有保安。抢劫了一堆手机模型后,无法熟练驾驶摩托车,“松离合,松离合”,车子飞出去了,两人摔出去了,骑车的“眼镜”(腿被钉子扎伤,鲜血直流。他们逃跑中进入了马嘉琪家,她就是马先勇的妹妹,是哥哥车祸的受害人,除了脑袋能动,哪都不能动。家里的保姆被她骂走了,她一心求死,可是她没有行为能力。“眼镜”和“大头”反而被这个高位截瘫的残疾人要挟,笑料层出不穷。

泪水开始于马嘉琪的小便失禁。当滴滴答答的尿液滴到地板上,这份毫无尊严的失控让马嘉琪濒临崩溃。“大头”

要给她换尿不湿,为了缓解她的难堪,特意用毯子把她的头蒙上。两个抢劫犯已经被原谅了,电影院里好多女生开始抽泣。因了这份帮助,原本对立的关系变成合作,两个抢劫犯要帮马嘉琪完成人生最大的愿望——站着拍一张照片。

电影交织进行的有好几条线,马先勇追枪,劫犯抢手机店,房地产商陷入婚外情被追债,少年为救父亲不惜玩命。底层人物最无奈,却也最真实。“大头”青梅竹马的恋人霞妹就是“梦巴黎”的按摩技师真真,同时也提供性服务。但在她的内心深处,却深深地知道哪份情感是值得的,她一直在保护“大头”,明知抢劫的是“大头”,还误导警方是波波。马先勇和妹妹隔着门缝的对话,把底层小人物的悲哀诠释得淋漓尽致。笑够了,再从心底里逼出最真实的悲哀来,谁不是在巨大而无奈的现实中艰难地求生,被误解,被捉弄,被无情地抛弃,被踩踏在暗夜里无法呼吸。这滴泪,看似是在为不幸的马嘉琪而流,何尝不是在为自己而流!

借钱买房,买好的房子却迟迟不

能交房。无力缴纳孩子的学费,却得知还要交一笔住宿费,马先勇赊账得来水果,尽全力去讨好巴结女儿学校的出纳,水果撒了一地,他在生活的余烬里已经完全忘记了什么是尊严,他一颗一颗地去捡水果,女儿早已伤透了心。银幕上的心酸变成了巨大的镜子,我们看见了在现实面前太多无奈的自己,谁不是被生活煎熬成了药渣。亲人的不理解,孩子的不上进,经济的不自由,上司的不屑一顾,我们像一只只咸鱼,一直在寻找翻身的机会,机会却像一现的昙花,或者像沙漠里的海市蜃楼,它在明天,隐隐约约,吊着我们这口仙气,继续努力。

笑够了,也哭够了。这部电影既给足了生活的悲哀,也在悲哀中让我们看到坚持的力量——即使是最底层的无名之辈,也有从未泯灭的人性之光,那点善良和真实,正是我们在艰难中还努力跋涉的希望。同时,电影对人性进行了多角度的解读,没有谁是彻底的坏人,人人都从自己的经历中来,无奈是最好的诠释。在这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,你我皆凡人,无名之辈而已。



## 父亲

熊燕

我写过很多有关母亲的文章,却很少写父亲。父亲不大喜欢和我说话,每次来我家,到处找活干,实在没活干了,他就用一块抹布去擦天花板。天花板也是干净的,他坐立不安。我看着心里气:“我不是你亲生的么?”

父亲自从上次生了一场大病,精气神已不如以前。周末,我买了米、牛奶、苹果醋、暖贴及一些厨房用品。准备动身时,我发现忘记带父母家钥匙,怕父母出门不在家,打电话给父亲。父亲接通电话后,第一句话是:“你妈妈的电话打不通么?”

我从小到大,父亲似乎都和我没什么话说。如果我不开口,他可以一整天不和我说一句。但是,他很喜欢和弟弟说话。每次他从外地出差回来,我和弟弟兴高采烈地迎上去,他弯腰抱起弟弟,问东问西,我却像一只可怜的小狗,尾巴都快摇掉了,他也没看见。习惯了,我倒也没什么失落感,依旧屁颠屁颠跟在父亲后面,兴奋地看着父亲背后那个硕大的牛仔包,那里装的全是好吃的。

父亲只是不喜欢和我说话,在吃穿用上从来没有亏待过我,相反,比弟弟得到的好处更多。父亲从牛仔包里掏东西,每掏一样,我和弟弟都欢呼雀跃。掏到最后,父亲掏出一条红色的连衣裙,弟弟望着眼馋。父亲说:“女孩儿就应该穿得漂亮些,男孩子粗茶淡饭更好养。”

我穿着连衣裙满世界转。妈妈挺着大肚子说:“你怎么说爸爸只喜欢弟弟?我看爸爸更喜欢你。”我歪头看向父亲,心里有小小欢喜。

父亲是会计,逻辑思维非常强,对数字特别敏感。而我却没有继承父亲一星半点数学基因,上小学时数学还好,一到初中学几何就糊了。父亲画出图形,列出公式,问我:懂了吗?我七窍通六窍,头脑一片空白。比我低一年级的弟弟在一旁说得头头是道。父亲对妈妈说:“别逼她学数学了,她喜欢看书,多买点书给她看。”父亲再次出差,牛仔包里沉甸甸的,一大半是书。有一天,父亲见我看文言文版的《三国演义》看得津津有味,问我:“你看得懂吗?”我将意思说了个大概,父亲点头:“不错,以后不要看小人书了,多看这些书。”说完,父亲站在那里,我以为他还有什么话说。他却只是站着,然后一转身,去了弟弟房间,父子俩有说有笑,其乐融融。

父亲不喜欢看悲情剧,每次看到女演员哭,他就调台。有一次,他从外面回来,看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,问我怎么了?我说:“女主角命太苦了。”父亲很恼火:“这都是作者编的,都是假的,有什么好哭的?”顿了顿,又说:“你以后写文章只许写欢喜,爱笑的人命好,写的欢喜多了,你的人生也就欢喜了。”

我大学毕业后,父亲让我在家看书写作,说我遇事胆怯,敏感脆弱,多愁善感,数字盲,方向感差,不适合在外工作。我倒是很喜欢这种生活,整天沉浸在书本里,不知窗外春夏秋冬。唯一的遗憾是,父亲和我说话更少了,一年到头基本对话就是:“你妈呢?”“妈出去了。”

我和父亲的这种相处方式一直持续到现在。尽管有时我很想改变,却不知如何改变。我知道,我和父亲的这种相处方式还会持续很多年,也许是永远。但我知道,父亲不喜欢和我说话不代表他不爱我。我身上与父亲有太多不同,父亲性急,我性慢。父亲刚强,我柔弱。父亲眼明手快,我慢慢腾腾。父亲嫉恶如仇,我心太软。同时,我们又有一个共同点:倔强,自己认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如果说得太多,也许我们会争吵。

我想,父亲是不想和我争吵的,因为他说过,他想呵护我一辈子,让我一辈子都快快乐乐。